

蒙兀兒史記

結一宦主人自題

威順淮梁三王列傳第八十八

蒙兀兒史記卷第八十八

武進屠寄纂

威順王寬徹不花

名從本紀世系表
舊傳作寬徹普化

鎮南王脫歡第三子也。泰定中以

中書省臣言。山東陝西湖廣地接戎夷。宜選宗室往鎮。三年正月。

遂封寬徹不花爲威順王。鎮武昌。諸王買奴爲宣靖王。鎮益都。並

賜駝紐鑄金銀印。其年四月。又命湘寧王八刺失里鎮阿難答六

盤故地。寬徹不花之出鎮也。賜鈔三千錠。撥怯薛歹五百人。又許

自募千人。以備宿衛。設王傅官屬。至鎮。湖廣行省供億衣糧。歲支

米三萬石。鈔三萬二千錠。仍日給王子宮妃飲膳。致和末。王與弟

鎮南王帖木兒不花應懷王召至京。懷王卽位。有擁戴勞。天祐初。

疊蒙厚賞。還鎮。明年召赴闕。至順二年遣還。王性寬。位下怯薛歹。

頗侵漁百姓。不能禁。後至元五年。太師伯顏召貶之。

順帝紀後至元二年八月。命威順王

寬徹不花還鎮湖廣。先是伯顏矯制召之至京。至是帝遣歸。藩與本傳年分不符。當以本傳爲正。

二月。伯顏貶黜之後。至正二年。湖北廉訪司糾王恃宗室恣行不法。

不報。十一年，徐壽輝起兵蘄黃，王帥二子別帖木兒荅帖木兒與其將倪文俊戰於金剛臺，兵敗，別帖木兒被執。明年，壽輝將鄒普勝陷武昌。王與行省平章和尙棄城走，詔奪王印，而誅和尙。又明年，行省參政阿魯輝復武昌漢陽。王與諸子帥位下怯薛互討賊屢有功。十四年冬十二月，給故印還鎮。十六年，命王與宣讓王帖木兒不花以兵遏懷慶路，各賜金一錠銀五錠幣帛九匹鈔二十錠。舊紀作二千錠，依上文金銀幣帛數比例，二十爲是。蓋是時國用已不支，祿中葉賞賜銳減矣。未幾，復還武昌，與其子報恩奴接待奴佛家奴帥大艦四十餘艘，水陸竝進，攻倪文俊於河陽，且載妃妾以行。兵至漢川雞鳴汎，舟膠，爲賊縱火筏所焚，接待奴佛家奴被害。報恩奴自殺，妃妾皆沒。既而文俊陷岳州，荅帖木兒死之。舊紀作荅王脫走，部將侯伯顏荅失奉王自雲南經蜀轉戰而北。侯伯顏荅達世二十五年五月，至陝西咸州，欲赴京師，爲李思齊所扼，以取蜀爲名。畱王屯田於成以歿。子和尙事妥懽帖睦爾汗甚見親信，出入與俱。二十四年，孛羅帖木兒稱兵犯闕，據右丞相位。和尙忿其

無君受密旨。與儒士徐士本結勇士上都馬等陰圖之。汗約事濟。縱鈴鴿爲號。鴿掌於士本。明年竟斬孛羅帖木兒。延春閣下。和尙以功封義王。二十八年。妥懽帖睦爾汗將北狩。詔和尙佐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。和尙先京城未破遁。不知所之。

淮王帖木兒不花。脫歡第四子也。脫歡長子老章。次子脫不花。以次嗣爵。鎮南玉。鎮揚州。泰定二年。脫不花薨。子孛羅不花幼。帖木兒不花以朝命代襲位。天祐初有擁戴功。賜以梁王王禪第。及其奴婢。明年。帖木兒不花以孛羅不花已長。上書請歸王爵。朝廷美其志。特封宣讓王。賜螭紐金印以襄寵之。命鎮廬州。至順二年二月。給王傅印。後至元元年。賜廬饒二州牧地百頃。明年。又賜市宅鈔四千錠。詔王府官屬班有司之右。五年。伯顏矯制貶王。後知其無辜。至正元年。給還故印就鎮。十二年。廬州盜起。王用淮西廉訪使陳思謙言。命王府官帥怯薛瓦。從諸王乞塔瓦曲憐帖木兒及廉訪使班。祝兒分道擊平之。承賜金帶銀鈔有差。十七年。汝颍之寇。

渡淮。王便宜調芍陂屯軍拒之。及廬州不守。乃挈身北歸京師。二十七年進封淮王。賜金印。諸王舊表不載凡一
字王皆獸紐金印設王傅等官。二十八年。

妥懽帖睦爾汗北狩。命王監國。京城破死之。年八十有三。

梁王把帀刺瓦爾密。忽必烈可汗第五子雲南王忽哥赤之四世孫也。忽哥赤子雲南王也。先帖木兒二子曰脫歡不花。曰脫魯。見輟耕錄元宗室世系圖。舊紀元統二年五月詔雲南王阿魯鎮雲南。阿魯當是也。先帖木兒之子

子。李羅必是阿魯之後。子。襲封在元統後。

至正六年。土酋妣可伐爲寇。李羅督雲

南平章亦禿渾討之。明年獻捷京師。十五年。妣可伐降。其子莽三

來貢方物。以其地立平緝宣撫司。李羅以功進爵梁王。

李羅之稱梁王。見方輿紀要。其

進爵必在平
妣可伐後薨。把帀刺瓦爾密襲當是時。中原多故。雲南僻在西南。王

撫馭有威惠。一方獨寧謐。二十三年。明史本傳誤作二十九年。明玉珍僭號於蜀。明

年遣兵三道來攻。其將萬勝一軍由敍州界首入。先抵中慶。王走

金馬山。轉入威楚。徵大理總管段功兵。明史段得功還與之戰。玉珍破走。

久之妥懽帖睦爾可汗北去。大都不守。中國無蒙兀尺寸土。而王守雲南自若。歲遣使經西番中。繞出塞外。達行在所。執臣節如故。

未幾明師平四川。天下大定。明祖以雲南險僻。不欲勞師。置之度外。明年正月。北平守將得王所遣往漠北使者蘇成以獻。明祖乃命待制王禕齋詔偕成來招諭。王待禕以禮。會元嗣君遣使脫脫來徵餉。聞有明使。脫脫疑王貳心。因脅以危語。王遂殺禕。而以禮斂之。踰三年。明祖復遣湖廣參政吳雲偕大軍所獲雲南使臣鐵知院等來。知院以已奉使被執。誘雲改制書給王。雲不從。被殺。王聞雲死。收其骨。送蜀給孤寺。明祖知王終不可以諭降。乃命傅友德爲征南將軍。藍玉沐英副之。洪武十四年十二月。下普定。王遣司徒平章達里麻帥兵屯曲靖。沐英引軍疾趨乘霧抵白石江。霧解。達里麻望見。大驚。亟陳兵水上。友德等別遣一軍溯流潛渡。出我陳後。鳴鼓角。樹旗幟。爲疑兵山谷間。水上軍驚亂。沐英亟麾勇而善泅者先濟。直前斫陳。後軍整列進薄。達里麻兵潰。被禽。先是王以段功退。明玉珍。兵德之妻以女阿檻主。奏授雲南平章。倚其兵力。後以疑忌殺之。遂失大理援。至是達里麻敗。失精甲十餘萬。

王知事不可爲。走晉寧州之忽納砦。焚其龍衣。驅妻子赴漁池。遂與右丞驢兒左丞達的夜入艸舍。自經死。明祖遷其家屬於耽羅。論曰。威順縱下擾民。伯顏繩之以法。未爲過也。然其後舉家殉國。適足以自贖其辜。淮王耄年。守死社稷。悲哉。梁王當惠宗遜國之後。孤守一隅。執臣節唯謹。不以興亡易其志。忠矣。

阿合馬盧世榮桑哥列傳第八十八 蒙兀兒史記卷第百有六

武進屠 寄篋

阿合馬回紇種。失兒答里牙水上別納客惕城人。別納客者古拔汗那國也。北魏書亦作破洛那。卽今俄屬中亞細亞之費爾干那。

阿合馬自幼奴畜於翁吉刺惕阿勒赤那顏家。察必可敦在室。指使當意。及來嬪。以爲媵臣。執宮庭灑埽之役。忽必列汗見其勤幹。亦寵之。

舊傳云不知所由進。今据乞迷亞丁書補之。其書又云。汗之初卽位也。以蒲克合里阿人賽夷

忒埃及。有綜襄才用。爲理財長官。一二七〇年卽至元七年。賽夷忒埃及卒。汗命阿合馬代其位。按賽夷忒埃及卽賽典赤。譯音繁簡之差。世祖紀中統二年。以燕京宣撫賽典赤爲平章政事。三年。命戶部尙書劉肅專職鈔法。平章政事賽典赤領之。當時財政以鈔法爲大宗。賽典赤領鈔法。所謂理財長官也。但賽典赤於至元元年卽出爲陝西平章。七年分鎮四川。十六年卒於雲南平章之任。西書謂一二七〇年。賽夷忒埃及卒。阿合馬代其位。誤殆以至元七年始立尙書省。罷制國用司。阿合馬由制國用使改平章尙書省事。遂以爲代賽典赤。舊傳但稱回回人。不詳其生產之地。蒲克合里阿。中統三年。始命領中書左右部兼諸路

都轉運使。委以理財之任。明年。遂請開鈞徐等州鐵冶。以禮部尙書月合乃兼領。已括戶三千興煽之歲。輸鐵百有三萬七千斤。就鑄農器二十萬事。易粟四萬石輸官。又設東平等路巡禁私鹽軍。阿合馬言。太原民煮小鹽。越境私販。民貪其價廉。競相買食。解鹽。

以故不售歲課銀止七千五百兩請自今歲增五千兩無問僧道

軍匠計戶均輸其民間通用小鹽從便由是鹽鐵之利始起至元

元年十一月

舊傳八月此從本紀

并左右部入中書阿合馬超拜中書平章政

事後二年立制國用司兼領使職奏言東京歲課布疏惡不堪用

者請就以市羊於彼真定順天金銀不中程宜改鑄別怯赤山出

石絨織爲布火不能然請遣官采取桓州峪銀鑛已采十六萬斤

每百斤煉得銀三兩錫二十五斤鬻錫所入以給鑛工均報可

七年正月罷制國用司立尚書省以阿合馬平章省事阿合馬爲人

多智巧言以功利自負丞相線真史天澤與論財政屢爲所詘時

人多稱其能忽必烈汗亟於富國試以事動箸成績由是奇之授

以理財大權言無不從阿合馬迎合上意肆情苛斂雖親貴私產

亦重征勿避恃汗寵眷專橫無忌賣官鬻獄賄賂公行初立尚書

省有旨凡銓選各官吏部擬定資品呈尚書省由尚書咨中書間

奏至是阿合馬擢用私人不由部擬不咨中書丞相安童屢以爲

言。汗詰阿合馬。阿合馬言。事無大小。旣委之臣。所用之人。臣宜自擇。汗默然。九年。并尙書省入中書。仍以阿合馬平章中書省事。而張惠爲右丞。頗坴和之。安童見其專恣日甚。不復能容忍。奏言。阿合馬張惠挾宰相權。爲商賈網羅天下。大利厚毒黎民。民困無所憇。汗以告阿合馬。阿合馬曰。誰爲此言。臣等當與廷辯。安童舉左司都事周祥中木營利事爲質。汗曰。若此。俟徵畢顯黜之。十二年。伯顏伐宋。旣渡江。捷屢至。汗命阿合馬與姚樞。徒單公履。張文謙。陳漢歸。楊誠等議行鈔法於江南。阿合馬條上眾議。曰。樞言。江南交會不行。必致小民失所。公履言。伯顏已脅諭不換交會。今換之。恐失信於民。文謙言。可否當詢伯顏。漢歸及誠則言。以中統鈔易交會。不難。汗曰。樞公履不識事機。朕嘗以此問左丞陳巖。巖亦以宋交會速宜更換。巖本宋臣。以連水降者。故汗引其言爲證。今從汝議行之。又奏議北鹽藥材事。曰。樞與公履皆言。可聽百姓從便販鬻。臣等謂如是。恐紊亂不一。擬於南京衛輝等路籍括藥材。蔡州發鹽十二萬斤。官鬻禁民。

私販從之。又言比因軍興之後減免編戶征稅。又罷轉運司官令各路總管兼領課程。以致國用不足。臣以爲莫若驗戶數多寡酌遠就近。仍立都轉運司量增舊額。選廉幹官分理其事。一應公私鼓鑄之鐵官爲局賣。仍禁民間私造銅器。則民力不屈。而國用可充。乃復立諸路轉運司。以亦必烈金西域人亦思馬因之弟亦名亦不刺金。札馬刺丁。張嵩富。珪蔡德潤。紇石烈亨。阿里和者完顏。迪姜毅。阿老瓦丁。倒刺沙等爲使。皆其私人也。阿合馬恐言官發其姦利。遂奏請自今御史臺非先白省。而擅召倉庫吏。究索錢穀數。及集議中書而不至者。臯之其沮抑臺察如此。阿合馬好殖私產。民有負郭良田。輒收爲已有。性尤淫縱。聞有美女。必以計取之。無恥者至獻其妻女姊妹以求仕。有子二十五人。分據內外要職。聲勢之盛。一時無偶。忽辛者阿合馬長子也。先爲大都路答魯合臣。兼大興府尹。以不職爲安童所選代。旣而樞密院奏爲同簽。汗亦知其非才。曰彼賈胡事且不知。其可責以機務耶。會湖南行省左丞崔斌被召入覲。汗

問以江南事。對曰。先以江南官冗委任非人。命阿里濬汰。今已顯有徵驗。阿合馬蔽不以聞。是爲罔上。杭州地大委寄非輕。阿合馬乃以不肖子抹速忽本紀作麻速忽。阿合馬之次子。充荅魯合臣。佩之虎符。此豈量材授任之道。且阿合馬先自陳乞免其子弟之任。今身爲平章。而子

若姪或爲行省參政。或禮部尙書。或將作院荅魯合臣。領會同館事。一門悉處要津。自背前言。有傷公道。有旨竝罷黜之。然終不以是爲阿合馬舉。未幾以張惠言復忽辛及其弟阿散先等官阿散先亦作阿

散阿合馬之第三子。其第四子名忻都。惠又請復抹速忽及其從兄弟別都魯丁苦思丁前職。汗始疑惠不從。然不一年。別都魯丁又以參知政事行河南等路宣慰使。忽辛爲潭州行省左丞。且進平章矣。本紀復職者又有忽失海牙不知是子是姪。

汗嘗謂淮西宣慰使昂吉兒賈八曰。宰相明天道。察地理。盡人事。兼此三者。乃爲稱職。爾縱有功。宰相非可覬者。阿里海牙畢元人麥尤督丁舊傳麥尤丁。據宰相表改。五年爲行中書省平章。亦精敏。阿里蓋西域人。至元十五年爲行中書省平章。南人如呂文煥。范文虎。帥眾來歸。或可以

相位處之

以上所舉皆非蒙古人意
謂蒙古人可相者多也

其爲汗所稱道如此。十六年立宣課

提舉司行省阿塔海阿里言。宣課提舉司官吏多至五百餘員。左

丞陳巖范文虎以爲擾民且侵盜官糧。乞罷之中書以聞。阿合馬

言。昨詔籍江南糧數。屢移文取索。不以實上。遂與樞密院御史臺

及廷臣諸老集議。謂設立運司官多奉重。宜諸路設提舉司。都省

行省各委一人任其事。今行省未嘗委人。卽請罷之。乃歸咎臣等。

然臣所委人有到官僅兩月。計其侵用至千一百鈸者。以彼所管

四年較之。又當幾何。今立提舉司。不三月而請罷。豈非恐彼姦弊

呈露。故先發以制人耶。宜令御史臺遣能臣同往。按得非法。具以

實聞從之。時崔斌已自湖南改官江淮行省左丞。阿合馬挾前憾

欲中傷之。奏請遣官理算江淮自立行省以來一切錢穀。遣孛羅

罕歹兒劉思愈等往檢。得平章阿里伯右丞燕帖木兒擅易命官

八百員。自分左右司官行省左右司不
分與中書異及鑄造銀銅印。違命不散防守

軍等事以聞。汗曰。阿里伯何以爲辭。阿合馬曰。彼謂行省嘗鑄印

矣。臣謂昔以江南未定，便宜行之。今昔事異。汗怒阿里伯燕帖木兒又以擅支糧四十七萬石。徵鈔萬二千錠有奇。及奏罷宣課提舉司爲臯。竟與崔斌並坐誅。阿合馬在位日久。益排斥異己。扶植私黨。援引姦人郝楨耿仁驥升同列。陰謀交通。專事蒙蔽。以家奴忽都答兒典兵。長其威勢。逋賦不蠲。眾庶流移。京兆等路歲課自一萬九千錠。增至五萬四千錠。猶以爲未實。欲覈之外。通貨賄內。示威刑。舉朝相視。莫敢論列。有宿衛士秦長卿者。慨然上書。發其姦比之趙高董卓。事下中書。阿合馬賄中貴人。陰爲之解。始寢。然由是恨長卿。出爲同知興和鐵冶事。誣以折閱課鈔數萬緡。斃之獄。東宮侍臣以其姦狀白皇太子真金。皇太子大惡之。嘗以弓擊其頰。阿合馬創甚。口張不能闔。汗問之。以馬蹴對。皇太子適至。面詰之。曰。若恥言爲人擊耶。皇太子又嘗於汗前奮拳撃之。汗亦不之臯也。十九年正月。車駕幸上都。皇太子從。有益都千戶王箸者。素疾惡。因人心憤怨。密鑄銅鎚。誓擊阿合馬首。與妖僧高和尚謀。

知阿合馬所憚。唯皇太子乃聚黨八十餘人。以戊寅日。詐稱皇太子與國師還都作佛事。夜入京城。晨遣二僧詣中書省。令市齋物。省中疑之。請東宮都總管張九思同知高鰲襍視。皆不識。鰲作西番語詰二僧。皇太子國師何在。二僧失色。又以漢語詰之。亦不知所對。遂執二僧。屬吏訊鞠。不服。及午。箬又矯傳令旨。命樞密副使張易發兵。夜會東宮前。易不察。遽令指揮顏義以兵往。高鰲見之。問何爲。易曰。入夜當自知。鰲固問。易拊目語曰。皇太子來誅阿合馬也。箬馳見阿合馬。詭言皇太子將至。令省官班候東宮前。取進止。阿合馬卽遣右司郎中脫歡察兒等數騎出關奉迎。北行十餘里。遇其眾。僞太子者責以無禮。盡殺之。而奪其馬。夜二鼓。燭籠儀杖入健德門。莫敢誰何。直趨東宮西門。一人前呼啟關甚亟。高鰲張九思先已入宮。慮有變。與尚書忙兀兒集衛士。各執弓矢以備。戒門者毋擅啟。鰲謂九思。它時殿下還宮。必以完澤賽羊二人。先請得見二人。然後啟關。因呼二人不應。卽語叩關者曰。皇太子平。

日未嘗行此門。今何來此。賊計窮。轉趨東宮南門。矟九思令張子政守西門。自走南門。隔門闕之。燭影下見其徒皆下馬。獨僞太子立馬指揮。呼省官至前。責阿合馬數語。箸卽牽去。以所裹銅鎚碎其腦。立斃。繼呼左丞郝楨至。殺之。囚張惠。樞密院御史臺留守司各官皆遙望。莫測其故。矟九思自宮中大呼曰。詐也。留守司答魯合臣博敦。遂持梃擊立馬者。墜地。弓矢亂發。高和尙等皆潰去。獨王箸挺身就禽。中丞也。先帖木兒馳奏。汗時駐蹕察罕納兀兒卽白察罕腦兒。聞之震怒。卽日至上都。命樞密副使孛羅司徒和禮霍孫參政阿里等馳驛還大都。討亂者庚辰。獲高和尙於高粱河。壬午。與王箸同日棄市。醢之。箸臨刑大呼曰。王箸爲天下除害。今死矣。它日必有爲我書其事者。并殺張易。刑官以易爲知情。欲傳其首。張九思啟皇太子曰。張易應變不審。授賊以兵。死又何辭。若坐以同謀。則過矣。請免傳首。皇太子言於汗。乃止。阿合馬初死。汗猶未察其奸。發帑金爲之具殮。及詢諸孛羅。盡得其辜惡。始大怒。曰。

王簪殺之誠是也。乃命發墓剖棺。戮尸通立門外。縱犬啖其肉。百官士庶聚觀稱快。子姪皆伏誅。籍其家。得巨鑽。又阿合馬嘗導西域商二人至汗庭。獻寶石一鉅麗純絜。光彩迸發。至是亦於其正妻處收得之。自餘珍寶山積。盡沒入官。并斬其正妻。以其次妻及妾御四百餘賜百姓。其妾有名引住者。櫃藏二熟人皮。兩目俱存。一闔豎專掌其局鑄。訊問莫知死者何人。但云詛咒時置神坐其上。應驗甚速。又以絹二幅。畫甲騎數重。圍守一幄殿。兵皆張弦挺刃內向。勢如擊刺。畫者陳其姓。又有曹震圭者。嘗推算阿合馬所生年月。王臺判者妄引圖讖。皆言涉不軌。事聞。敕剝四人者皮。以徇。餘黨七百十四人。按等差治臯。以上事凡不在舊傳本紀及它列傳者。竝據乞迷亞丁書校補。張惠亦坐罷。惠字廷傑。成都之新繁人。宋尙書右僕射商英之裔孫也。歲丙申。國兵入蜀。惠年十四。被掠北行。居康合數年。遂盡通北族各種語言。丞相蒙速速愛之。蒙速速之爲蒙恪汗丞相止張惠舊傳一見可補。宰相表但不知其歷官年月當再考。薦事忽必烈汗潛邸。以謹敏稱。賜名兀魯忽訥特。中統至元閒。累官參知政